

防治狂犬病,疫苗更应该打在狗身上!

文/新华社记者 王 贤 侯文坤

当前,我国人间狂犬病(即人类患狂犬病)防控成效明显,近10年人间狂犬病年发病数下降了84%。然而,狂犬病防治形势仍然十分严峻:2017年全国共报告516例狂犬病死亡病例,是仅次于印度的狂犬病世界第二高发国家;我国狂犬病死亡人数多年来高居各类报告传染病前列,仅次于艾滋病和结核病。狂犬病在我国危害到底有多大,狂犬病高发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调查。

悲剧 每天都在发生

9月19日,在被狗咬伤14天后,虽然立即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和狂犬免疫球蛋白,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6岁小男孩唐某依然狂犬病病发去世。这是狂犬病带来的又一个家庭悲剧,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可怕的是,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国是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狂犬病高发国家,28个省市区有狂犬病疫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显示,我国狂犬病疫情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华中、华南、西南、华东地区。人群分布上呈“三多”特征:农村地区病例较多、男性病例较多、15岁以下儿童和50岁以上人群发病较多。2017年的病例中,农民最多(76.74%),其次为学生(6.4%)。

在流行高峰期的2003年至2012年,我国平均每年狂犬病死亡人数超过2300人,近5年来报告发病人数逐年减少,但2017年病死人数仍超过500人。大多数专家认为,由于少报和疏忽,实际的死亡人数要高得多。

“这些人完全不应该死,只要措施得当,狂犬病完全可控。”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研究员俞永新痛心地说。

动物狂犬病专家、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涂长春说,95%以上的人狂犬病是感染犬引起的,我国养犬数量超过一亿,每年因犬咬伤而注射狂犬病疫苗的超过1200万人。一个病人光疫苗免疫费用就在350元左右,如果咬伤穿透皮肤,还要花费上千元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每年老百姓的狂犬病疫苗免疫和免疫球蛋白支出就超过50亿元。

“狂犬病疫苗要分5次注射,这意味着一旦被犬咬伤,每人耗费的时间成本就要三天左右,由此造成的损失巨大。”俞永新说。

专家表示,当前人狂犬病流行国家均为欠发达的贫穷国家,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财力、有技术、有产品,但人狂犬病仍在流行的国家,这与我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极不相称。



疫苗的缺位与滥用

“狗咬人可能得狂犬病,没听说人咬狗了,狗得狂犬病的。”中国兽药协会会长才学鹏说,人被动物伤后打狂犬病疫苗,是被动免疫,应该把狂犬病防疫的重头放在动物上,给狗接种疫苗,“但目前这块工作做得不够,相关方面认识不到位,重人轻犬,防治工作本末倒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在城市,办理养犬证和动物疫苗接种等规定流于形式,疫苗接种并没有完全到位;在农村,犬的疫苗接种率极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庄散养犬不少,但养狗者都没有听说过要给狗打疫苗。我国狂犬病病例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但各方数据显示,农村散养犬的疫苗接种率可能只有一到两成。

被称为“乙脑活疫苗之父”的权威病毒学专家俞永新院士虽已是89岁高龄,但仍然活跃在各种有关狂犬病防治的会议上,为中国狂犬病防治工作鼓与呼。

“消除狂犬病必须免疫动物,免疫动物里最重要的是口服疫苗;从长远看,一定要用犬用狂犬病口服诱饵疫苗,才能控制狂犬病。”俞永新说,我国的犬数以亿计,其中大部分在农村散养、到处跑,光靠注射难度很大,也不够安全;在野外播撒犬用口服狂犬病疫苗,才能达到足够的免疫覆盖率,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倡。

俞永新说,他参加的狂犬病防治相关学术会议,大会最后都会出个报告,几乎每次都

会提加快研究使用犬用狂犬病口服诱饵疫苗的建议。

记者了解到,国内已有企业开展了多年的犬用狂犬病口服诱饵疫苗研究,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成果,企业也屡次向农业农村部提出了相关申请,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成果的转化进程依然非常缓慢。

一方面,犬的疫苗接种和犬用口服疫苗研究缺位和滞后;另一方面,本不该给人打的狂犬病疫苗却出现了滥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接种屡见不鲜。武汉市东西湖区一农民刘阿姨在家被鸡啄伤后,立即赶到市疾控中心要求接种狂犬病疫苗。

今年的世界狂犬病日主题是“狂犬病:分享信息,挽救生命”。恐狂患者的核心都是对狂犬病的过度恐惧——有人在被狗咬后尽管已经及时接种了疫苗,仍怀疑病毒没有彻底清除,频繁接种疫苗,极端的有人10年内打了150针疫苗;有人怀疑狂犬病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每天在无尽烦恼中挣扎……据科学网博主、知名狂犬病专家严家新估计,在中国,这样的“恐狂”群体至少有数十万人,居世界首位。

专家表示,现在大家都知道被狗咬了要打疫苗,但很多人“防卫过度”,被鸡、鸟啄伤了,也要求打狂犬病疫苗。“鸟类根本不携带狂犬病毒,被鸟、鸡啄伤,绝大多数情况不用打狂犬疫苗,除非这只鸡刚被疯狗攻击过,恰好又啄了你一口,但这种概率极低。”

同时,我国狂犬病“农村

人发病,城市人打针”怪现象普遍。农村散养犬免疫接种率低,被狗咬伤后更易发狂犬病,但由于医疗费用昂贵,许多被犬咬伤的人常存在侥幸心理,不接受暴露后救治的比例很高;而城市家养犬免疫接种相对较高,但很多城市人缺少对狂犬病基本知识的了解,造成极大的恐慌,被已进行了免疫处理,不携带狂犬病毒的犬咬伤后仍坚持注射疫苗,造成了疫苗滥用。

“犬的狂犬病防控具有公益属性,需要政府出钱资助,有关部门和公众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相反,却看到了人用狂犬病疫苗的巨大经济效益。一方面动物狂犬病防治经费无法落实,一方面老百姓巨大的经济负担却成了疫苗企业的巨额利润和税收的一个来源。”涂长春直言,“正是这一利益的驱使,导致了我国狂犬病防治的本末倒置,该给狗打的针打不下去,不该给人打的针却使劲打。”

此外,我国养犬管理分工和责任不明。虽然多地出台了犬只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但职责涉及农业、公安、卫生等多个部门,存在责任落实不到位、工作衔接有漏洞,一些制度流于形式,监管部门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监管等问题,犬的免疫工作难以开展,也没有相应的防治经费。

动物疫病研究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直言,虽然基层兽医力量很弱,面临很多实际困难,但防治狂犬病,兽医要有更大担当,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人医身上去。

控制犬病 才是根本

才学鹏认为,动物疫病防控是人类疫病防控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基础,控制犬等动物狂犬病是确保人不得狂犬病的唯一有效途径。加强犬只管理和免疫,是消除我国狂犬病的核心策略,也是工作难点。

同时,狂犬病作为一种在我国流行、国际上备受关注的人畜共患病,实现2030年消除犬传播的人狂犬病这一目标,将为我国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有效控制人畜共患病流行的部际联合公共卫生体系,对防控禽流感、结核、布病、血吸虫病等其他的人畜共患病具有示范作用。

才学鹏、俞永新、涂长春等权威狂犬病研究专家认为,首先要关口前移,强化兽医部门在狂犬病防控中的核心作用,在全国实行犬的狂犬病强制免疫制度。加强狂犬病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应用,大力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开展犬用狂犬病口服诱饵疫苗研究,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野外科学播撒口服诱饵疫苗,使犬的接种率快速达到70%以上的国际公认水平,阻断病毒在犬之间的传播。同时加强动物狂犬病监测,进一步提升实验室能力,建立覆盖全国的狂犬病监测网络。

其次,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各方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涂长春建议,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统一组织和领导全国狂犬病的防控工作,制定国家层面的养犬管理办法与国家狂犬病防治规划。农业、卫生、公安等部门要携起手来,分工合作,统筹推进。要加强日常监测管理,让城市的宠物犬“上户口”,把农村犬的管理落到实处,同时管好流浪犬。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消除狂犬病研讨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建议,加强农村地区犬只管理,“可以在这方面实行村主任负责制,做好基层管理工作。”

同时,还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确保防控措施落实落地。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报告,目前用于人狂犬病暴露后救治经费的十分之一,就足够用来在源头上根除犬的狂犬病,从而防止人间狂犬病的流行。建议财政部划拨动物狂犬病防治专项经费,纳入各级政府动物疫病防治财政支出预算;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狂犬病暴露后的免疫救治纳入医保,确保犬伤人员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此外,狂犬病必须综合防控。要加大狂犬病防治宣传力度,提高养犬人、公众对狂犬病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全民健康养犬与防疫意识。